

秋霞圖書院◎主編

史記選讀

張華 趙立學 黃曉芳◎編注

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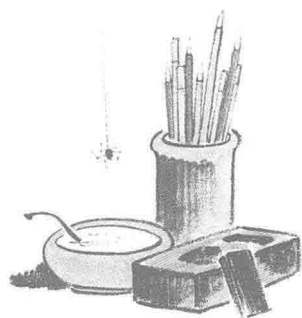
國學基本教材

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国学基本教材

秋霞图书馆◎主编



史记选读

下

张 华 赵立学 黄晓芳◎编注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记选读. 下 / 秋霞圃书院主编; 张华, 赵立学,
黄晓芳编注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7
国学基本教材
ISBN 978-7-5675-3801-6

I. ①史… II. ①秋… ②张… ③赵… ④黄… III.
①中国历史—古代史—纪传本—青少年读物 IV.
①K204.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2207号

史记选读(下)

(国学基本教材)

主 编 秋霞圃书院
编 注 张 华 赵立学 黄晓芳
项目编辑 许 静 姚之均
审稿编辑 陈 麦
特约编辑 朱笛颖
装帧设计 卢晓红
封面题字 章汝夷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(兼传真)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/>

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开 本 148×210 32开
插 页 2
印 张 5.5
字 数 124千字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3801-6/G.8435
定 价 10.50元

出版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紫陽學脉

陳來題

乙未夏

聖王賢之道

湯一介



戊子年夏

目 录

第五章 列 传 1

不食周粟·····	1
管鲍之交·····	5
意气扬扬·····	12
穰苴执法·····	15
三令五申·····	21
围魏救赵·····	25
杀妻求将·····	28
立木为信·····	31
王翦请田·····	34
毛遂自荐·····	37
负荆请罪·····	45
纸上谈兵·····	49
奇货可居·····	53
一字千金·····	63
布衣黔首·····	67
左提右挈·····	70

安枕而卧·····	74
萧何月下追韩信·····	79
多多益善·····	83
勇士樊哙·····	86
期期艾艾·····	90
陆贾诗书定天下·····	93
季布能屈能伸·····	96
栾布视死如归·····	100
巧诊难症·····	105
计退匈奴·····	114
李广难封·····	118
匈奴未灭 无以家为·····	122
文君当垆·····	125
儒生源流·····	131
张汤审鼠·····	140
出使西域·····	143
优孟衣冠·····	148
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·····	151
变名易姓·····	154
发愤著书·····	160

后 记

163

第五章 列 传

不食周粟

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^[1]。父欲立叔齐，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^[2]，盍往归焉。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^[3]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^[4]：“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”



伯夷、叔齐采薇首阳山

以臣弑君^[5]，可谓仁乎？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：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^[6]。武王已平殷乱^[7]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。其辞曰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^[8]，命之衰矣！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

（选自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）

注释

[1] 孤竹君：孤竹国国君，孤竹是殷代国名。 [2] 西伯昌：即周文王姬昌，当时是西方诸侯之长，故称西伯。 [3] 载木主：用车载着木制的灵牌位。 [4] 叩马：勒住马的意思。 [5] 弑：古代臣杀君或者子女杀父母称为弑。 [6] 去之：就是让他们离去的意思。 [7] 殷乱：指商纣乱政。 [8] 于嗟（xū jiē）：叹词。于，通“吁”。

译文

伯夷、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。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国君，等到父亲去世，叔齐要把国君之位让给伯夷。伯夷说：“这是父亲的遗命。”于是便逃走了。叔齐不愿意做国君也逃走了。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国国君的次子做国君。这时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够优待尊养老人，便都前去归附西伯昌。等到到了那里，西伯昌去世了，武王用车载着他的木制的灵牌位，尊称为文王，往东去讨

伐殷纣王。伯夷、叔齐勒马进谏说：“父亲死了不加安葬，就大动干戈，这能称得上是孝吗？以臣子的身份去杀害君主，这能说是仁义吗？”武王身边的侍从想要杀害他们。太公说：“他们是仁义之人啊。”就让他们离去了。武王讨伐商纣后，天下奉周王室为宗主，而伯夷、叔齐却认为宗周是耻辱的，他们坚持节气不吃周朝的粮食，隐居在首阳山，靠采摘野菜充饥。等到将要饿死的时候，作了一首歌：“登上西山啊，采摘薇菜。用暴臣代替暴君啊，竟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。神农、虞、夏的天下转眼就消失了啊，我们去哪里找到归宿？哎呀就这样死了吧，命运如此衰薄！”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。



文史链接

后世对伯夷、叔齐的评价

《不食周粟》的故事节选自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，司马迁不仅为伯夷、叔齐立传，而且将《伯夷列传》置于七十列传之首，《伯夷列传》带有列传总序的性质。伯夷、叔齐作为高风亮节的义士典范而千古流传。从古至今，人们对于伯夷、叔齐的评价也非常多。

孔子多次称赞伯夷、叔齐。《论语·述而》中称伯夷、叔齐为“古之贤人”，他们“求仁而得仁”，坚守节义，一生无悔。《论语·微子》中孔子曾说：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？”伯夷和叔齐不动摇、不降低自己的志向，也不辱没自己的身份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中孔子又称：“伯夷、叔齐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伯夷、叔齐不记人家过去的仇恨，所以很少被怨恨。孔子称赞伯夷、叔齐不念旧恶、宽容待人，这也是儒家所提倡的为人处世的态度。《论语·季氏》说“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”，伯夷、叔齐饿

死在首阳山，民众一直称道他们。《论语》中孔子尊伯夷、叔齐为贤人，可见孔子是非常敬重伯夷和叔齐的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中说：“伯夷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恶声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治则进，乱则退。横政之所出，横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与乡人处，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。当纣之时，居北海之滨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”伯夷的眼睛不看邪恶的事物，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。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就不去服侍，不是他所认可的百姓就不去使唤。天下安定太平就出来做官，天下混乱就退而隐居。有暴政的国家和有刁民的地方，他都不愿去居住。他认为和没教养的乡下人打交道，就如同穿戴礼服礼帽坐在污秽的东西上一样。在商纣王当政时，他住在北海的海边，等待着天下的清明。因此，听说了伯夷节操的人，贪婪之人会变得廉洁，懦弱之人会变得有志向。孟子称伯夷为“圣之清者”。《管子》中认为“伯夷叔齐，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，其前行多修矣”。伯夷、叔齐不是饿死后才出名的，之前的德行就已经非常完美了。

唐代的大诗人韩愈写过赞颂伯夷、叔齐的《伯夷颂》：“士之特立独行，适于义而已，不顾人之是非，皆豪杰之士，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。一家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寡矣；至于一国一州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盖天下一人而已矣；若至于举世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。若伯夷者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。昭乎日月不足为明；崒乎泰山不足为高；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。当殷之亡、周之兴，微子贤也，抱祭器而去之。武王、周公圣也，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，未尝闻有非之者也。彼伯夷、叔齐者，乃独以为不可。殷既灭矣，天下宗周。彼二子乃独耻食周粟，饿死而不顾。繇是而言，夫岂有求而为哉？信道笃而自知

明也。今世之所谓士者，一凡人誉之，则自以为有余；一凡人沮之，则自以为不足。彼独非圣人，而自是如此。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。余故曰，若伯夷者，特立独行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。虽然，微二子，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。”韩愈是非常称赞伯夷的“特立独行”的。

当然，对于伯夷、叔齐的评价，也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如《庄子·盗跖》中认为伯夷、叔齐“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，皆离名轻死，不念本养寿命者也”。又如鲁迅所写的《采薇》，彻底颠覆了伯夷、叔齐的形象，伯夷、叔齐恪守旧礼、逃避现实、迂腐软弱、自命清高，成为被嘲讽的对象。然而，总体来说，伯夷、叔齐作为尚谦让、崇廉洁、守节义的典型，对中国文化还是有着重要影响的。



思考讨论

读了这篇故事，你如何评价伯夷和叔齐？

管鲍之交

管仲夷吾者^[1]，颍上人也。少时常与鲍叔牙游，鲍叔知其贤^[2]。管仲贫困，常欺鲍叔^[3]，鲍叔终善遇之^[4]，不以为言^[5]。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^[6]，管仲事公子纠^[7]。及小白立^[8]，为桓公，公子纠死，

管仲囚焉。鲍叔遂进管仲^[9]。管仲既用，任政于齐。齐桓公以霸^[10]，九合诸侯^[11]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。

注释

- [1] 管仲夷吾：管仲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，助齐桓公成就霸业。 [2] 鲍叔：即鲍叔牙，下同。贤：指有才德。 [3] 欺：欺骗。 [4] 终：指始终。遇：对待。 [5] 不以为言：不因此事发议论。 [6] 已而：不久。公子小白：即后来的齐桓公。 [7] 公子纠：公子小白同父异母的兄弟。 [8] 及：等到。 [9] 进：即举荐。 [10] 以：因。 [11] 九：泛指多次。

译文

管仲名夷吾，是颍水边上的人。管仲年轻的时候经常和鲍叔牙交友，鲍叔牙知道他是贤良之才。管仲家中贫困，常常占鲍叔的便宜鲍叔却始终友好地对待他，不因此事发议论。不久鲍叔侍奉齐国公子小白，管仲则侍奉公子纠。等到公子小白即位，成为齐桓公，公子纠死去，管仲被囚禁。鲍叔就向齐桓公推荐管仲。管仲被任用后，在齐国当政，齐桓公凭借管仲而称霸天下，多次会盟诸侯，扶正王室，这都是管仲的谋略。

管仲曰：“吾始困时，尝与鲍叔贾^[1]，分财利多自与，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^[2]，鲍叔不以我为不肖，

知我不遭时也。吾尝三战三走^[3]，鲍叔不以我为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”

注释

[1] 贾(gǔ)：指做买卖。 [2] 见逐：被驱赶，被驱逐。

[3] 走：指逃跑。

译文

管仲说：“我起初贫困时，曾经和鲍叔一起做买卖，分财利时总是给自己多分，鲍叔不认为我是贪心，知道我是因为贫穷。我曾替鲍叔谋划事情却使他更加困窘，鲍叔不认为我愚笨，知道时机有好有不好。我曾经多次做官又多次被君王驱逐，鲍叔不认为我不成器，知道我没遇上好时势。我曾经多次参加战斗又多次逃跑，鲍叔不认为我胆小怕死，知道我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。公子纠失败，召忽为此而死去，我被囚禁受了屈辱，鲍叔不认为我没有廉耻，知道我不因小的过错感到羞愧，却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而深感羞耻。生我的是父母，而真正了解我的人鲍子。”

鲍叔既进管仲，以身下之^[1]。子孙世禄于齐，有封邑者十余世，常为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^[2]。

(选自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)

注释

[1] 以身下之：将自己置于管仲之下。 [2] 多：这里指赞美，推崇。

译文

鲍叔举荐管仲后，将自己置于管仲之下。他的子孙世代在齐国享受俸禄，领有封邑达十多代，多为知名大夫。天下人不赞美管仲的才德，却赞美鲍叔能够识别人才。

文史链接

管仲佐桓公以霸术

管仲治齐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助齐桓公成就霸业，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绩。《国语·齐语》中记载了在鲍叔牙的劝说和推荐之下，齐桓公不计前嫌，任用管仲为相，初见面，齐桓公便向管仲请教如何治理振兴齐国，管仲向桓公提出了治国称霸的方略。

桓公问管仲，过去先君襄公修筑高台以示高贵，围捕禽兽，网兔射鸟，轻圣贤重女人，妃嫔锦衣玉食，兵士挨冻受饿，亲倡优，远贤德，国家不能日有所进，月有所长，如此下去，恐怕宗庙无人打扫，社稷也难以受祭。这些情况应该如何处理？

管仲回答道，以前的周昭王、周穆王以效法文王、武王而美名远扬，集合年高有德的人，考察百姓中有德行道义的人，制定法令作为民众的行为准则，树立榜样，用法度把百姓维系起来，先整齐根本再解决细枝末节的问题，以赏赐奖励善行，以刑法纠正恶行，使长幼有序，以这些作为纲纪。

桓公进一步问如何做，管仲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从前圣王治理天下，把都城分三区、郊野分五区，确定百姓的居住区域，成就他们的事业，陵墓是他们最终的归宿，慎重地使用生、杀、贫、富、贵、贱六种权柄。

桓公又问怎样才能发展百姓的事业，管仲说，士、农、工、商四种职业的人，不要混杂居住，若混杂居住则会使他们互相干扰，不能安心工作。桓公问怎样安排他们的住地，管仲提出建议，以前圣王把士人安排在清静之处居住，把工匠安排在官府居住，把商人安排在市场居住，把农民安排在田野居住。让士人集中在一起居住，空闲时父辈间可谈论信义礼仪，子弟间可谈论孝顺老人，侍奉国君的谈论尽忠尽职，年幼的谈论尊敬兄长。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他们的心是安定的，不会见异思迁。因此父兄的教诲不用督促就可以实行，子弟的学习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学好。如此，士人的子弟就一直是士人。让工匠集中在一起居住，了解四季的不同产品需要，辨别质量的优劣，衡量估计器材的用途，选择适用的材料。从早到晚做这些事，把制作的产品销往四方，以此来教诲他们的子弟，交谈的是手艺，看到的是技艺，展示的是制成品。年少的时候就学习这些，他们就会心安于此，不会随便转行。所以，父兄教育不用严厉督促就可以完成，子弟学习不必费力气就可以学好。如此，工匠的子弟就一直是工匠。让商人集中在一起居住，考察四时所需，观察本地资财的有无，了解市场价格，然后背、抱、挑、举，用牛车拉，用小马车拖，贩运货物到四方，用已有的东西换取缺乏的物品，贱买贵卖。从早到晚忙这些事，以此教育子弟，谈论生财之道，交流赚钱经验，展示经营手段。从小就学习做生意，他们的心安于这些，不会随便转行，因此，父兄教育不用督

促就可以完成，子弟学习不必费力气就可以学好。如此，商人的子弟就一直是商人。让农民集中在一起居住，了解不同季节的农事，根据农事准备农具。寒冷的冬天，打草治田，等待春耕；耕种季节，深耕细作，等待春雨；春雨过后，带着农具，在田里做事。劳动时脱去上衣，戴上草帽，穿上蓑衣，满身泥土，暴晒皮肤，用尽力气在田里干活。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他们的心是安定的，不会见异思迁。因此父兄的教诲不用督促就可以实行，子弟的学习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学好。如此，农民的子弟就一直是农民。他们居住在野外而不做坏事，他们当中的优秀者能做官的，一定值得信赖。官吏发现这样优秀的人而不报告，罪在五刑之列。官员必须推荐贤才。

桓公又问怎样确定百姓的住地，管仲认为，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。桓公表示赞同。管仲于是将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，工匠和商人六个乡，士人和农民十五个乡。桓公统帅五个乡，国子统帅五个乡，高子统帅五个乡。分国事为三，官职也各设置三名。设立三卿管群臣，三族管工匠，三乡管商人，三虞管川泽，三衡管山林。

桓公说想在诸侯间做一番事业，问管仲可以吗，管仲认为不可以，因为国家还未安定。关于如何安定国家，管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研习旧法，好的加以实行；繁殖人口，救贫困，安百姓，如此，国家才能安定。桓公问国家安定了，是否就能讨伐诸侯了，在管仲看来，还不行。管仲认为，如果整顿军队、修造铠甲兵器，其他大诸侯国也会如此，那就难以很快实现心愿了。如果想要尽快实现讨伐诸侯的志向，军事活动可以隐藏起来，治理内政，其中寄寓军令。